

事件观



扫一扫关注
冰点周刊

冰点周刊

24小时中青报在线

贾敬龙身上不该只有一道生死选择题

陈卓

如今，贾敬龙正站在一个危险的边缘，摇摇欲坠。

曾经，和我们身边的每位普通人一样，这个河北石家庄的年轻人人生也蕴含了无数可能。在精心装修的婚房里，婚礼眼看就要举行，随之展开的应该是全新的生活。突如其来的拆迁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对拆迁处理不满，贾敬龙四处申诉，申诉无果后，他最终选择在一次团拜会上，用射钉枪射杀了村支书何建华。

法院一审、二审均对贾敬龙作出死刑判决，据上海电视台报道，10月18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送达对他的死刑核准裁定书。

立于死刑边缘的年轻人引起人们关注。还有法学家和律师或基于少杀、慎杀的理念，或出于量刑轻重的考虑，呼吁停止行刑。今天，裁定书送达的第9日，生或者死，是存在于贾敬龙身上的一道残酷的选择。

各级法院独立作出判决的权力应该被尊重，法学界自由讨论的声音同样值得尊重。无论博弈结果如何，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是，只有30岁，本可能也本应该丰富多彩的人生，最终只剩下非生即死两个走向。或许，当我们凝视立于危险边缘的

贾敬龙时，也应该调转目光，看一看他是沿着怎样的道路，走到如今的境地。

贾敬龙在北高营村的住宅被强行拆除时，距离他的婚期只有18天。在此之前，村委会张贴的旧村改造方案和拆迁补偿方案，遭到包括贾敬龙家在内部村民的质疑。

但是，从张贴布告到强拆的差不多两年里，质疑和矛盾并没有被逐渐抚平，反而激起了层层波浪。贾敬龙的姐姐记得从那时起，村里的福利待遇一分都没发。贾敬龙的同村亲戚也因贾家拒绝拆迁而受到连累。这样的窘境迫使贾敬龙的父亲签

订了拆迁协议。

本来应该是一场围绕经济利益你进我退的谈判，最终随着时间的流逝固化为难以调解的矛盾，贾敬龙的人生也被冰冷坚硬现实一步步紧逼。

有律师以此为理由提出死刑量刑失当，但这不是解开贾敬龙身上这道生死选择题的唯一钥匙。

其实，从《土地管理法》，到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每一个字都为推土机的运行划定了规则。但是，当市场经济的浪潮裹挟着城市更新的步伐加速前进，法律划定的框架没有被牢牢严守，一

些权力总是试图越轨运行。

有报道称，贾敬龙所在的北高营村对不服从拆迁的村民实施停水停电制裁，甚至这些村民不再享受村民的各种福利待遇，包括社保、养老保险、分房、分款等一切福利待遇。通知还写进了盖有村委会印章的通知里。

脱离了法律规定的有序轨道，也没有有效的缓冲和调节，理应团结一致的社会就这样在矛盾中一次又一次地撕裂成不可调和的两方力量，激烈地碰撞，把含义丰富的发展进程最终挤压成一道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题。

在这个意义上，拆迁的悲剧或许只是呈现这种弊端的一个窗口。

当贾敬龙的命运悬于一线，很多人希望拉起这个年轻的生命。但是，同样平等的村支书何建华的生命却早已没有回旋的余地。相比于这道生或是死的选择题，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贾敬龙对社会提出的更大拷问。毕竟，当社会只剩下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夹在中间的只有受害者。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胡宁

在学校撤掉3年后 这个村庄凑齐30万元保证金 让它重新

复活村小

不知怎么办学的村干部，曾去本县和邻县的农村小学考察，也去周边村庄摸过市场需求。但他们清楚，最重要的是取得石楼县教体局的同意。

起初，在教体局的楼道里，村支书和村主任四处碰壁。刘喜生感到 我们就是个农民。

教体局一直担心没有学生，不同意恢复学校。他们提议在哪办私立学校也可以。但教体局指出，这么大的一个学校不能随便拿来给村里办私立学校。

2015年4月，刘喜生带着资深教师刘保平所写的《关于恢复乔子头镇中心明德小学的请示》第三次去教体局。关于办学经费问题，他们提出，需要多少村里就给多少，只要教体局出面同意办这个学校就行。

下次带上钱就来，没钱就再也不来了。他保证。

根据双方协商，村干部提出，村里可以提交50万元保证金。如果学校办成，招生成功，教体局再将这笔保证金退回。如果办校失败，保证金无须退还。

教体局同意了。

2015年5月20日，乔子头村举办了一场 爱心助教仪式，刘直旺自费搭建了舞台，准备了矿泉水，村民们顶着太阳暴晒到场，有的甚至从省会太原专程赶回贡献力量。

仪式开始前，村里的秧歌队、锣鼓队喜气洋洋上阵。一首歌曲和一曲萨克斯演奏结束后，刘直旺和刘喜生念出了准备了三四页、由刘保平老师代写的发言稿。

他们承诺，大家有多少力出多少力，这些钱只是暂借，年底一定还给他们。

有人可能要问，万一学校办不起来怎么办 如果真有万一，我喜生就是砸锅卖铁也在年底给大家把钱还上！

他们反复强调办学对村子的未来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拿着发言稿的他们显然没有平时说话时自在，时不时磕巴一下，或者偶尔停下喝口水，看看下面大家的反应。

他们面前放着几个空饮料箱，被贴上了写着 暂助 二字的红纸，准备承载这个村子恢复活力的希望。

村民出钱的时候话不多，我多少是他们交钱登记时的基本句式。谁 暂助 多少钱，被同时写在了一个大横幅的背面，名字金额都一目了然。

村民拿出三五万有的，几千元的有，一百元有的也有。人有穷富，本事有大小，只要尽心尽力就行。刘喜生说。

看到同村人的踊跃，发起此事的刘直旺、刘喜生很受感动。他们觉得一定也能感动县里的领导，于是满心欢喜地各自回家吃起了面条。

还有企业提供了赞助。接受资助时，刘喜生跟企业代表站在了主席台后面，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应当站在台前拍照留念。

总数是65万元。他们原本预计，村民筹到三四十万元已属不易。最多的一户出了10万元，是刘直旺的儿子。刘直旺和刘喜生各出了5万元。

当刘喜生和刘直旺、刘保平日开着车，带着一饮料箱人民币来到县里时，他们兴奋地看到，教体局的领导表情很惊讶。

又跑了几次教体局签下协议之后，他们才拿到了 同意 二字。

随后，他们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招生宣传。

临近的曹家峪、坪底、郭家河等几个大村被他们跑了个遍。政策 包括奖励入学小学生千元、移民子女就近读书免费提供住房并给一块水浇地。他们自掏腰包在村口立了30张广告牌，发了约有500份彩色招生传单。

首份招生简章称， 望邻近村庄的学生踊跃前来报名，我们将成就你的梦想，让你受到良好的教育。 简章中还承诺开设音乐、美术、书法等培训课程。

质疑的声音也从没消失过。现在肯定没人回去 好是好，但是不信你们能办起来。每次聚起村民进行宣传时，他们就不免听到这样的声音。

他们开始自己找校长，找老师。一开始他们找了一位本乡的老教师，有一次村

民大会这位老师都已经参加了，但是最后办不成 的舆论还是吓退了他。一旦办不成，脸面过不去 是他最大的顾虑。

当时，刘喜生熟悉的石楼一中教学名师、省级学科带头人张润平刚结束了一次农村支教，本准备七八月回一中。

他们跑到张老师在县城中的家3次，死缠烂打，上午说不动，下午继续说。最后，考虑到个人感情，张润平答应出任校长。

2015年8月20日，一切工作准备完毕，刘直旺和刘喜生邀请了县教体局和乡中心小学等相关领导，参加了 乔子头村返乡动员大会，也是关于这所村小复建的最后一次动员大会。

开会前，刘直旺骑着摩托，到儿子的加油站里用报纸包了5万元现金。

当天，每一个报名的学生，都当场领到了1000元现金奖励。对于真正的贫困户而言，两个孩子领上2000元奖金，顶上了自家男人出好多次短工的收入。

此时，乔子头学校，这所石楼县面积最大的村小操场，已显得干净整洁许多。他们雇了十几个男村民，在这里刨地、除草，清理恶臭的垃圾，又叫铲车来拉走了几大车煤。野草最高长到了一米多，两个机动三轮车足足运了四十几车才让操场恢复模样。

2004年乔子头学校新校舍选址于此，也经历了这样的 开荒，推平小山包，砍了好枣树。这次清理所花的1万多元，又是村支书、村主任自掏腰包。

直到9月，整修还未结束，乔子头学校在没有开学典礼的情况下安安静静地开学了。包括幼儿园的孩子，80多人入学，半数是本村子弟。

只是，领了千元奖金的孩子中，有两人因父母意见不合，并未到校上课。这2000元奖金有去无回。

今年，乔子头学校复建后的首批3名毕业生产生。学生们顺利升入初中，其中一个男生还考了乡升学考试的头名。



张润平眼中，只有足够的正式教师，才能让这所小学的农民返乡子弟 享受到和城区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

教老师中，也有人正在准备特岗教师的考试。

人往高处走，代教师工资太低了，我们都理解。校长说。

目前，学校的音乐课还是由校长本人亲自顶岗的。美术课老师去坐月子了，于是整个学校没有了美术课。英语老师只有一位，四个年级的英语课程全部压在了这一位老师身上。

目前的乔子头学校，除校长和体育老师，最大的一位33岁的数学老师，其他教师一概不超过30岁。

在张润平的眼中，只有足够的正式教师，才能让这所小学的农民返乡子弟 享受到和城区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

这位校长还分析了学校开办以来能维持八十几名学生的另一原因，去年是经济下行，煤矿行业又不景气，很多人无工可务。一旦经济形势转好，他们又会把钱都投到孩子身上。

每个老师都承认，这所学校主要容纳了留守儿童和贫困家庭、单亲家庭的孩子。由于 缺乏父爱母爱 胆小，不说话 声音很低，孩子们各有各的问题。

经济跟不上 还只是一方面。在县城里上学的孩子们的生活还被漂泊感重重地冲击着。张金梅带着一双儿女居住的8户小院子，房间不足家里客厅的一半大。由于同住的房东家有一名高三备考考生，需要午休，张金梅的孩子们只能在屋内安安静静地待着。

当地有句顺口溜： 孩子荒了，婆姨荒了，土地荒了，家庭散了。人们露出一种心照不宣、却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解释它的含义：跳舞、去歌厅、打麻将，是一部分城里备受诱惑的陪读妈妈的生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妈妈们中有人跟着城里的 有钱人 走了。

村里人称县城里的这一面为 花花世界。乔子头学校复建后，不少人带孩子回来了。

可以容纳更多学生。届时，村委会会另觅他处办公，把大教室、大院子，蓝天和山岭，全都留给孩子们。

但是，张润平认为，在教师 and 经费上若能向农村倾斜，农村学校的这盘棋充分可能盘活。有条件地恢复一些农村小学，在张润平看来，就是指恢复重建像乔子头村这样处于中心村地位的村小基础教育。

二年级数学老师刘丹说，自己所在的刘家洼村，以前学校有100多人，学校撤掉以后，村里几乎一个小孩子都没了，全在外面，留村里的只有老年人。

现在，刘直旺充满干劲地想吸引更多的村民回来，让孩子不用再做 留守儿童。一说到他们正与青岛一位老板谈农副产品加工厂的合作项目，他就会露出兴奋的笑容。等加工厂办成了，让村里的人到厂里干活儿，到时候厂里能有100多个岗位，在外面打工的就都能回来了。

在这里，多数家庭都有不止一个孩子。当大孩子上初中之后，家长也不可避免地要把较小的孩子带去县城陪读。面对这种情况，刘直旺也早早地设想好了。他计划，下一步 我们要办初中。

但是，由于自然生育率的下降，就连县城的学生也在逐渐减少。据长期从事中学教学的张校长介绍，原本石楼县初中高中的考生有2000多名，但现在减少了约一半。

目前，稳定在八十几名学生的乔子头学校，期待着更多的支持。2012年，教育部曾提出 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应当恢复。

石楼县教体局的刘志远对记者说： 这个学校在我看来，维持不了几年。后续学生跟不上。现在的学生基本毕业后，很难有什么学生了。主要原因是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不在。他说，虽然从眼前来看，这个学校还红红火火，但是再过几年可能被再次关闭。

在刘喜生上任后的几次村民大会上，为了这些学生，整个村子掏空了它最大的能量与热情。

恢复村级学校一座，解决本村及周边村学生的上学问题；大力发展城镇化建设，争取移民工程100套，解决外来上学家庭的住宿问题。这两条，被写入了乔子头村三年发展规划中。

学校边有一块空地，在规划图上显示为 移民新村。在刘直旺的眼里，当移民新村的规划成为现实后，乔子头学校就

3



10月20日，在安徽合肥一中第67届运动会开幕式上，学生们入场方阵创意十足，有戴着面具的 V字仇杀队，有推着自行车的 女军人，有 熊本熊 唐老鸭 等卡通形象，使开幕式成了师生的狂欢节。 视觉中国供图